

蓮

峯

集

欽定四庫全書

蓮峯集卷三

宋 史堯弼 撰

表

代柳觀察謝御書表

宸章飛動昭垂奎宿之文黌宇輝華增重坤隅之勢聳  
觀多士欣戴羣黎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卦爻象  
象之言歷更四聖仁義道德之旨著成七篇用敷美於  
本朝尤推尊於先聖躬製贊詞之潤載形心術之微布

在丹青煥然雲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心經緯聖學  
緝熙探金匱石室之藏應河圖洛書之瑞放牛歸馬方  
將修文德於遠人卧虎跳龍豈止達書名以外史頒行  
天下昭示方來臣謬居承宣獲與瞻覩天顏咫尺如臨  
泮水以甚嚴神物護持當與岷山而不朽

代張觀察賀皇帝幸學表

清蹕風驅徃徼膠庠之地儒冠雲集幸瞻天日之光豈  
獨一時之榮允為千載之盛恭以臨雍之禮從古已行

莫如我朝數舉斯典必命儒臣之選講明聖奧之歸太  
宗詢文象之文深研消長章聖探典謨之訓益勵憂勤  
丹青具存風烈如在自非孝治之世孰繩祖武之休恭  
惟皇帝陛下學本生知理有心會以斯道幾微為宵衣  
之念以人才未作為側席之憂乃闡賢關一陶士類欲  
使衣冠之俗悉知禮義之尊爰率舊章以風寰海臣嘗  
汙適列邈在遠隅阻望後塵暨百僚而稱慶式觀成化  
與三代以同風

策問

問后夔師曠之於音而有德憑非所以為善樂也王良造父之於馬而有蹶驟非所以為善御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於政而猶有疎闊烏得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建寅之正奉天時授民事為最正者夫夏之時既已盡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紛更之為四時之令十二氣之事無乃舛逆而不順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勤勞於天下民之便不便利

害纖悉之際宜無不盡者而貢猶有所不善者何也夫  
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為徹豈亦好為更張而不  
寧者歟周初五刑之屬二千有五百輕刑與重刑相若  
文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呂刑其屬三千減  
大辟三百宮刑二百而增墨劓為千使輕刑多而重刑  
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輕意者文武成王周公  
之仁不及穆王歟三代之法可謂盡美矣而時獨夏為  
正賦獨商為善刑獨周穆王為輕凡其法皆聖人作而

各有未盡常求其說而不得願與諸君論之

問所貴乎聖者貴其能知天命也命當行耶吾之道與之偕行命當止耶吾之道與之偕止盈虛消息周旋曲折聖賢之所昭徹獨見乎此其必無失也矣然而孔子執贄行于天下所見之君無慮數十而尤眷眷於衛靈魯哀齊景而不去甚者至於南子之汚公山佛肸之叛而猶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戰國之世則又大異於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說以見不足與有為之君

如齊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猶徘徊於晝以待其  
召而復也雖叢爾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與之  
論王道惟恐其不見用也無乃於道自輕而不自重歟  
豈知其不可而強與之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進歟皆  
非所以為知天命者也聖賢之意將安在願與諸生辨  
之

問天生財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於下君足於上  
上下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

周之時兩得之漢唐之時兩失之有不可不論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克之作至十有三載乃同而餘州猶不與焉湯之興以七十里之國而文王武王亦不過百里當其初造之時四方君長日交於廷征誅之師日出於外湯又以餘力餉葛伯文王亦歲奉商之職貢當此時澤梁不禁關市不征賦斂薄而國不匱民不困未嘗聞其理財而沛然常有餘卒以此成王業此何為其然也至於漢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財之道日夜講

求無所不至漢之權酤鹽鐵白金皮幣唐之隱戶剩田  
間架之利轉漕之法無所不用桑羊孔僅趙過宇文融  
第五琦劉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計無所不盡然而君民  
皆耗虛至以此生變此又何為其然也豈天之生財饒  
於古而嗇於後耶抑時有盈有虛而術有善不善耶恭  
惟國家軍國之費亦廣矣然比年以來罷力役之征以  
惠四方又念蜀遠民或有未裕則萬里遣使求所以裕  
之者甚惠日者恩詔之下所以搜求其條目罷而去之

以厚民者甚備普天之民孰不銜戴而蜀民呼舞獨為甚切吾君吾相澤流天下為甚大矣其所以足國裕民而兩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歟夫不求漢唐之失無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觀夏商周之得無以見今日之美願詳著之于篇

問異學之在天下君子必鋤而去之者以其有害於吾之道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所惡者惡其似是而非耳夫異學者必並緣聖人之說而有甚

似於其間墨氏兼愛而同是堯舜許行欲君民並耕而  
其說本於神農孟子因而闢之豈非以其近似而為害  
深也歟吾宋元祐間伊川程氏進於朝其學始盛於伊  
洛至今而遂廣及於天下其說一本於中庸大學舉誠  
與恭以為謹獨之要務在默識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  
理凡佛老雜說皆擯斥不道而一以孔氏為宗天下之  
士見其本於孔氏也是以波蕩而從之無疑其說之是  
與非同與異甚似而難辨者與墨氏許行又相遠也而

論者疾之斷然以為姦何哉今廟堂之上又將行其說而言事之臣皆謂異學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歟而推原程氏之學所從得與其所從失於吾夫子之道是  
否同異果如何以明曉天下庶幾少佐今日扶正道去  
異學之治云

問今學者率喜措意於性命之表務為滉漾不可究知  
之說以為聖賢之極至禮樂之文綢繆委曲燦然可以  
相接則指以為粗云往往蕩然習放曠而以區區之文

為不足學學其極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  
之盛而皆出於周旋揖遜其所以變化天下之士使之  
日就道德之質各適於文武之用剛柔緩急皆不失其  
中進退語默而無愧死生禍福之所不能動者意其當  
時必有大出於禮樂之外然唐虞遠矣猶可以想見者  
惟其雍容之風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養之於大學試  
之於射宮其文為甚詳士生其間出入於和鸞玉佩之  
中而燕處於雅頌琴瑟之際衣服有常几杖有銘視聽

言動莫不有節若此者抑亦可以為粗歟則洒掃庭內  
衛武之所警恂恂鄉黨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學者所  
嘗忽也而二聖人之所篤行者獨何哉然昔之論君子  
者以為不必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夫禮樂之用  
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歟夫成於樂立於禮所以為學之  
終始者其旨安在願聞其實

問振天下於怠惰廢弛因循苟且之中而與為剛健奮  
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難能古今之最難逢當

世仁人君子豪傑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憤悶慕望而不得見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於上而天下之人雜然應之於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於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漢之治放於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於姑息憲宗起而振之三代以來迄於五季獨能以剛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謂難得也矣夫豈三君者獨能赫然自為之哉蓋亦天下之人雜然應之而後能至於此也嘗考之於其書周家之臣王命之肅必與

將之邦國之否必與明之袞職之闕必與補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間至於文學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極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薦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豈天下之人自盡其力而為之歟抑三君者有術於此以起之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當中興平定之餘慮天下之人久廢於無事英斷獨運動蕩振刷而大作起之廣開衆正之門杜絕羣枉之路憲度一新威令一振風聲所暨際天所覆罔有內外莫不